H. H. MU CHINESE LIBRARY

#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元夆 蕭 泗 校正

## ○官制門

### 六尚書類

唐六尚書

有虞九官成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而為二兵刑是也或合而為一禮樂也然虞官百周三倍之卿雖寡而副之者多故也秦變古為九卿世儒乃謂三孤與六卿為九秦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漢亦但承秦制而已惟其既為漢之九卿則不可復合為周之六典猶之周有六典亦不復別為虞之九官也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繁乎且一尚書之分為侍郎者二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有侍郎有郎中有員外郎然則何所不包

而亦何所不任也大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廷尉刑部之屬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禄勲但供良醞禮部之膳部衛尉也掌軍器儀仗帳幙兵部之庫部也太僕兵部之駕部也而其餘四監以禮兵二部隷之亦可也夫天下之事以古準今雖曰條目增繁而其綱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職位重而分之合而總之其屬愈多而統目有要亦無害其為善法矣且以周之六當虞之九豈真遂畧於古哉總之也要而屬之也詳唐之官品卿監視尚書少卿視侍郎是一職而二任之又多為之統則其勢必至於虚授而多曠是其繁也乃其所以為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虚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皐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景之説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管錢穀光禄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虚設俸禄枉請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為繁乃其所以為曠者歟

宰相吏部皆得引其權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比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勞奠食則猶唐之攷功郎之類也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其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立自漢之東權歸臺閣所謂臺閣者乃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也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為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非昔比又有不可虛徇者耶晉宋而下其任均矣宋徐羨之謂蔡廓曰黃散而下悉以相委廓猶辭不受則吏部猶重也然自宰相嘗總其大吏部嘗任其小以至于唐有勑授有旨授勑授者五品以上宰相奏議而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從之不可否也開元初起居補遺及御史等官皆以勑授列於選曹四年乃勑員外郎御史等官皆以勑授不復在吏部矣然則吏部之權日以輕宰相之任日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職而亦不可以取必定之制是

以丞相吏部皆得引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禄司士職也黄散而下悉委之選宋吏部職也諌貟臺屬不由勑授開元以前吏部職也以今準古吏部之職豈其輕哉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可嘉也若夫元宗以蘇頲分掌吏部選而親臨决之吳兢切諫以為不可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贄不從命齊抗不復遣官覆吏部歲攷曰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柳渾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日既委有司而復繞之非賢者用心也此皆明選法本原而知體之論可以為法者也

宋六部

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言而六部之職則有併省之不齊焉且審官院則吏部職也審刑院則刑部職也有判禮院有判禮部貢院則禮部職也而三司一職本舊户部其職為特詳兵部工部不設主判其職為甚畧何也蓋宋以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三者鼎立彼此相繼樞密之權重則兵部之職省矣三司之權重則合户部工部而歸之矣不

怗是也三監既歸三司九寺之鴻臚光禄司農太府又歸之三司而衛尉一職分隷三衙而統之樞密焉此其建置分合之數也然官名未正體統不立故咸平中楊億以為言至和中吳育又以為言衆論異同莫之能革逮至元豐始舉六典之制而盡復之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郎中員外判其曹三曹令史承其事四部之事簡故侍郎之員一郎中之員二吏部戶部之事詳故侍郎之官各倍之焉而刑部之事稍詳故郎官亦倍其數焉都司以糾之六朝以察之彼此相制秩然不紊矣然員職業委事權散亂元祐初省併冗員膳部入於主部虞部入於屯田而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其弊尤未盡去也故寺監於省之說陳於劉安世三監乞隷戶部之說陳於蘇子由言者紛紛未之能已也建置分合今日有成制矣若夫循祖宗之格法選六曹之長貳要必如高宗而後可

## 元豐革六部弊

有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辨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閑了如置轉運使便

奪了金部倉部權後来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置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閑了事却歸審官院又流内銓戶部閑了事却歸三司禮部閑了事歸禮儀院刑部閑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閑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不革已上東萊文集

## 尚書六部總論

宋初吏部總於審官院刑部總於審刑院禮部總於太常禮儀院兵部總於樞密院至於戶部工部則三司使總之元豐改制廢審官審刑而復於吏部刑部職不為冗矣然既復禮部而太常如故既復兵部而樞密院如故豈得謂之無冗職乎是四曹之制害不過有冗肯之異耳其大弊則在戶部工部何也昔者二部總於三司而今也三司散於諸部寺監詳見禮部末利權不可分說事權不一體統分裂版籍與財賦不盡貫通而刑罰之與賦歛則相為表裏也非惟職冗而已也民之受害可勝紀耶然則吏部刑部尤有可言者吏部量才之地也分為四選尚書左右選十有五案侍郎左

右亦十五人是雖未足以核天下之才而亦不至於無法守也刑部人命所關也諸州有典獄諸路有提刑在京有大理刑部覆奏而大臣審言雖時有失出而亦不至於失入也

吏部

吏部曰天官與周冢宰所掌不同故不復論辨姑以近世之制言之地官戶部亦然惟禮兵刑工差與古近

宋朝舊制武臣陞朝以上樞密院主之至熙寧則併于審官西院唐制武選兵部主之至元豐則併于吏部於是審官東西院流內三班左右選合為四選分為三十案皆吏部尚書侍郎主之建炎詔六曹惟吏部備官者各有實職非具文也愚謂審官變法雖出於王安石私意置西院所以奪樞密之權沮文路公之進也而吏部敗制則本於神祖之獨斷神宗欲合兩選為一蘇頌贊成之乃併于吏部此其所以為得也夫先漢選舉之法未備而天下無遺才者權出於君相也魏晉選舉之法漸密而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者權歸於有司也權出於君相則取人於法之外歸於有司則局人於法之內高祖驟封孺子文帝超于少年武帝擢賢良為丞相光武用縣令為三公是豈選舉之常式哉魏晉而降掌選部者得其人則黜陟有叙非其人則升

況混淆夫既權歸於有司則亦在乎擇其人而任之耳雖然掌選無私其權雖出於有司而入仕無濫其權未嘗一日不在君相也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不可得矣嘗觀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止二百人而天聖間則十倍其數宋初三班員不過三百至元豐則一萬二千見李淑疏自元豐改制資敘正行於吏部而朝廷差除出於宰相之化筆由王安石驟用新進少年務以集事故也上之人不清其源下之人安得而守法哉。又東漢中興光武雖擢縣令為三公至以四科取士皆令有孝弟公廉之行其公卿辟召刺史二千石察舉授試以職有非其人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其後左雄察舉孝廉謬舉者黜免胡廣等十人公選者得拜郎是則東都選舉未嘗無法也宋太宗朝御史王弈論銓選之備以為驟者雖加辜罰而最者莫見明揚或驟遇寬恩則釐限其功過是銓選徒有名而無實也斯弊也今尤甚焉既不能清源復不能守法其勢未知所止也

**戶部** 三司附又見三司謚。戶部曰地官大司徒掌教其屬有師氏保氏司馬貞全不同亦不復論辨耳

舜命九官獨不聞以財賦為念者於以見自為之意輕也雖然不取諸
民無以為國禹宅百揆熙帝載亮釆惠疇凡事無不統矣禹貢所謂六
府孔脩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禹之責也亦猶周
之國用皆制於冢宰下之人不得而私之上之人不得而私之也是故
周以冢宰總太府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歲職幣之財用者皆九貢九
賦九功之入也（以上繫常賦其他征斂冢宰不與焉）有司書以掌其數有司會以聽其會
計以見九府均通其權皆歸於冢宰也宋朝三司使之名雖因仍五季
而總統利權暗有合於虞周之意鹽鐵之財賦雖與古不同而戶部之
版籍度支之用度（一日轉運士督運常賦歸之戶部）猶虞周九貢九賦九功之常也磨
勘司衙司胄案脩造案河渠案即司會職歲作虞共工之故也章聖朝
帑藏盈溢其名其數皆籍于三司惟三司得知之而人主不得以私之
也章聖屢欲知之而宰臣李沆終不以進慮開人主之侈心也王安石
乃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簿其後戶部度支鹽鐵雖歸之本曹而磨
勘司歸之比部（屬吏部）衙司歸之都官（屬刑部）胄案歸之庫部（屬兵部）脩造案

歸之工部將作軍器監其出納貿易則歸之太府寺河渠案則歸之都水監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又其後也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費紛起貂璫承受索辦不復關白所司既無計相以司其出入又無宰相以制其大綱祖宗美意至是銷削無餘而清康之變作矣嗚呼戶部司版籍財賦而刑部之都官比部乃得與焉是刑罰與賦斂相為表裏也自漢而下至于宋朝熙豐惟財賦之任屢更者類皆聚斂之臣投入主之慾於是借刑罰以行其私此又變亂之原司馬溫公蘇子由皆言利權宜歸一欲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而舊三司財用事有在五曹寺監者亦歸戶部詔尚書省立法左右曹錢穀尚書兼總數周知其數比元祐元年詔也至于紹聖則不然矣〇又天下戶數自非兵荒而其離合也有故未容以多寡為盛衰之候也昔者合以避身後故戶數寡今也析以避田數故戶數多也唐初天下戶八百餘萬而口四千餘萬率一戶而五口也今姑以一州一邑言之率戶一萬則口二萬戶二萬則口四萬是昔著一家五口而今也一家二口也較以一家八口之數唐猶不古而况於今乎賦役不均故其弊至此不究其源而猥喻今日戶數之盛

過於全盛之時或者其未然也

## 唐戶部大畧

唐戶部之職盖三變焉杜佑為唐分六部吏兵尚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方時無事人意留意人才故以宰相下行選職所以寵資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皆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矣盖自肅宗朝宰相呂諲使度支其後遂為故事賢相如裴度李德裕皆當以身任之惟裴度知度支非宰相所宜因請罷去韋弘質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德裕怒其輕已且貶之識者以是知裴李之優劣然周制以冢宰制國用所謂九貢九賦九式九職皆有常分屬官治其繁而冢宰聽其要爾唐制六部尚書資宰相之屬而度支郎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然則財用之計本關丞相使戶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何不可今也繫公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又其後遂省之有分置故吳武陵之鹽鐵度支一戶部即爾今分其務員則戶部之職盡廢此又一變也

接于五代後唐遂以鹽鐵戶部為三司使然則戶部之職一變而判以丞相再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為三司而所謂三司使乃其三變爾是亦非古宋朝熙豐間始罷此職而論者惜之是但知宋朝典故而未嘗致所自來也

## 宋戶部財宜歸一

祖宗時外置轉運使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〻總天下之財自常平倉隸司農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不得擅支故能知其夫數量入為出分畫移用取彼濟此指揮百司及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自神宗改官制以來均置尚書六曹二十四司九寺四監應支用錢物五曹與寺監皆得自專有司得符即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外分二司轉運司獨主民常賦及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轉運之財左曹隸焉常平之財右曹官焉而右曹又不隸於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始無專主之者至哲宗時司馬光始乞歸戶部使權出於一然國家支費之尨大

者莫如三事昔時三司有三案掌之一曰河渠二曰冑曹三曰脩造皆屬之三司故事歸乎一自神宗分河渠案為都水監分冑曹案為軍器監分脩造案為將作監三監既隷工部故事歸于二司司馬光雖乞收攬諸司私權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蘇轍謂光當時所以未得其要乞明詔三監並隷戸部

## 禮部

古者六官以治教禮樂為本而政刑事工其助也漢以來禮教禮樂未免虛叉政刑事工乃為先務是故禮樂刑政相為表裏則足以道其善心而制其不善之念後世惟知刑罰與賦歛適至問以禮樂教化則曰鍾鼓之音籩豆之事各有司存而已此唐虞之世夷夔契之所分典不厭其詳而今目既有太常復有禮部人即以為冗且贅也元豐正名禮書猶缺建炎中興復併光祿鴻臚而歸禮部以其職掌虛閒雖多無所事也然則禮部亦幸有學校貢舉之事而已不然太常自足以治三禮何以禮部為哉

**貢舉**

太宗至道中御史王濟陳十事以為貢舉不嚴孤貧難進莫若令在朝三品及見任文武陞朝官子孫弟姪薦名於兩監即今所謂監舉也又欲令未陞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於州郡即今所謂貢舉也然後升于禮部亦兩分之則權勢與途孤貧自進濟之說誠然矣特不知今之薦於監者率十取二三而薦于鄉者率數百人而取一其所以優權勢而抑孤貧者猶故也然宋初禮闈所取不過十一人未幾而數十人又未幾而數百人至于熙豐貢以萬計而所取又倍於前者其故何歟宋初有制舉有薦舉有遺逸舉以分其所入之餘也熙豐大臣盡屏諸科而限以科舉一路猶四蜀之水會乎巫峽無怪其奔衝闘激疾馳急趍而無復淵泓廻委之態也使濟生乎今其論貢舉之弊又當如之何而可革哉嘉祐元年詔每歲秋賦自縣令告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長復審察焉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文謬坐元考官于特富弼韓琦任政府也是後王安石呂惠卿執政一切變更故其所言則欲復幾三代教育選舉之法而所取者葉祖洽陸佃輩也

兵部

唐制兵部掌武選至元豐則併于吏部宋初兵部悉歸樞密院至元豐始分掌武舉地圖車甲之政令然則武選在吏部兵權在樞密院而兵部之所職掌亦甚微矣宜乎中興之始以衛尉歸兵部以兵部郎兼職方又以駕部兼庫部而太僕寺亦隷焉然則今之樞密院乃古者夏官司馬之職兵部特贅員爾名為夏官其實安在哉

刑部

刑部之與大理自漢以來未嘗偏廢當今諸州有司録有法曹有理掾諸道有提點刑獄在京有大理寺刑部覆奏大臣審讞猶不識古人詳刑之意者人命所繫甚重也然刑部之有比部者唐制也天下財賦皆納于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會稽通勸每三月一比也周官司會以屬冢宰宋初比部悉歸三司是以元豐改制復以比部歸刑部又以地官之司門隷焉豈古人省刑罰薄賦斂之意歟荆公理財動法周典至是不法周典而法唐制又何歟

## 工部

工部周之冬官也六官惟司空之屬不具故後世足之以考工記或曰足之者非也六官其屬六十而地官六十有三所謂角人羽人丱人之類皆工也秋官六十有二所謂司烜柞氏皆工也夏官之屬幾七十所謂掌固掌疆司險量人司爟挈壺射人司弓矢司甲司戈盾藁人司兵之類皆工也百工之士散處於六官之屬云耳是或一說也今工部之屬有虞部即地官之山虞澤虞其屯田即稻人水部即川衡也其然豈其然乎然宋朝工部之職悉總于三司備造案初無不集之事豈亦周官之意乎官制行農田水利等事紛然四起無益於國秖以病民而已元祐詔兼領司封司勳倉部駕部水部各減一員復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水兼司門屯田兼虞部亦以閑劇不問故也

## 劉安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

哲宗即位之初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處之得其理也今太僕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

丞部官屬仍不須焉省曹所㓕止十餘員而寺監所謂又倍平昔昔杜
佑建議於唐比謂一皐陶二垂二伯夷二伯益云云今凡寺監之職可
以為六部者宜併省之

**罷三司使審官院審刑院三舍法事始歸於四部**

吏部所掌者注銓之法也而銓選之法不容無弊弊在官聯太冗而奸
隸得以趣𦿂稽留戶部所掌者財賦之法也而財賦之法不容無弊弊
在持守太吝而德澤因以不逮於民禮部掌貢舉而貢舉之弊失於士
風媮薄濫進偶得者容乎其間而不加詆訶刑部掌奏讞而奏讞之弊
失於案牘稠重辭久巧詆者容乎其間而不加辨別自五代置三司而
移戶部財賦之權自淳化雍熙置審官院而侵吏部銓選之權自審刑
院建而讞復之議屬於中書不屬於刑曹自三舍法行而升貢之序歸
於學校不歸於宗伯後聖立法舉而更張之復六官之舊而各散其司
天下咸曰名正而辭順 李賢良 皇文

**唐吏兵尚書資任尤美**

杜佑歸唐分六部吏兵尚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蓋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此權任之所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其任甚重其務甚繁然而不若兵吏之美也方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材故以宰相下行選職所以寵資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皆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矣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焉 制度編

唐禮部乃古司徒吏部乃古司馬考功郎乃古司士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比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勞異食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其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耶 制度編

兵部為閑曹工部為散秩

且兵部之設如古司馬本以主天下甲兵出入之政工部之設如古共工本以主天下百工營繕之事今也握兵之將出於三衙管軍用兵之畧制於樞密而兵部特掌其籍而已數之盈虛彼莫得而周知籍之冒僞彼莫得而致詰也則兵部於此爲閑曹土工之興出於宮苑伎巧制作之工專主於內侍省而工部特掌其籍而已器械之精粗彼莫得而問費用之多寡彼莫得而預也則工部爲散秩 李賢良皇文集

## 兵部工部官職冗贅

兵部舊掌軍旅武選今軍旅歸樞密使武選歸吏部右選兵部有尚書侍郎官所領不過廂軍鋪兵之名籍其屬有職方者掌諸州逐年所上地圖有駕部者每年一至車輅院行視而已近雖省併郎官員缺一司仍在省官之俸不能掌吏祿之奇數文移回復之害固自若也工部所掌營繕百工之事今營繕之大者歸轉運司臨安府小者歸脩內司百工有文思院軍器所而將作軍器監實按臨之亦不過歲時按行故事士之才者既無職以自見而不才者得以濫吹竽於其間 薛季宣文

宋璟為吏部人服其公姚崇為兵部武選亦治

吕吉甫曰秤必有星尺必有刻勿為無星之秤勿為無刻之尺蓋法者天下之至公本無私也所以不為天下之信者惟用者之私爾唐之銓衡李嶠崔湜之徒掌之則傾附勢要以至於選法大壞者湜所請無星之秤無刻之尺也宋璟掌吏部而人服其公姚崇為兵部而武選亦治著所謂秤之有星而尺之有刻也林火頴唐論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續集

# 群書考索卷三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 ·官制門

### 翰苑

〔翰苑總論〕四朝志曰自國初至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不改愚謂代言之職自漢以來皆有之官名須不必更而其實有所當更者不知其幾千百年於此矣漢武帝作文章必使相如輩視草故漢之詔令多有古風魏晉以來文氣不振迄于有唐掌詔誥者猶併儷然韓柳雖率天下而以古文至於王言則猶古也陸宣公為內相奉天之詔奏議之文猶有王楊餘習其他不足論矣宋朝元豐改制獨不更翰學之名是矣至于內外制猶作四六豈非當更而不更者歟

豈非典謨訓誥之體終不可復歟夫王言布于天下猶父之詔子也不存誥詔唯諾之意而工雕鐫篆刻之文果何謂哉宋初官制資勝文故不務名元豐改制文勝質故多失實脩國史者反曰國初事多失實元豐多所更正是亦徒循其名而已

## 商周秦漢代言之官

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生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文粹鄭亞作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 西漢代言之官

漢家制誥最為後世稱述而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類皆司馬相如

枚皋嚴助之徒為之也班固西京賦以為金馬承明著作蓋直廬於承明著皆制誥詔令之言而待詔金馬者皆一時賦詩歌頌之詞而已嚴助厭承明之廬而補外郡詔令侍中復使為之東方朔王襃張子僑皆以待詔金馬而為歌頌至於奏議策誄則又屬之大鴻臚蓋未始有定員也東漢始制尚書侍郎專立文書起草孝廉之士試以牋奏而補之其員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與今翰苑無異王逌獨於漢帝制屢加歎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之風真得王言之體式呂東萊

漢中大夫侍中黃門侍郎尚書令六曹侍郎唐舍人學士皆文章之選

嘗以漢制參之漢固有金馬玉堂承明號著作矣然中大夫侍從在承明石渠天子乃使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侍中則輒使為文待詔黃門則在玉堂之廬黃門侍郎日暮入侍青鎖門又尚書令典刑作文書六曹侍郎作文書起草皆文臣之美選按中大夫則屬郎中令侍中黃門尚書令則乃屬奉車駙馬都尉又尚書六曹侍郎復屬少

府夫議論制作文臣皆天子近侍最為榮貴乃隷典兵衛之屬而與官者武夫同曹共列豈所謂尊寵者耶唐制學士直宿於內殿漢郎中令有大夫侍郎等亦更直宿於內出陳彥群兩漢博議

## 唐翰林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內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猶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〻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勑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自諸曹尚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內宴則居丞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

肓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唐百官志

內外制之名

自今翰苑學士為內制中書令知制誥為外制總謂之兩制而鑾坡崇於鳳掖青瑣盛於紫垣錢公惟演述金坡遺事起建隆庚申訖天聖丙寅至六十七載得四十七人序其首曰人間之官無貴於學士雖貴極三旌有所不迨嘗讀蘇易簡翰林雜記見其職務之清晏曹局之嚴密寵遇之殊絕恩數之優渥盖自太祖㪍金馬之禁廬太宗灑玉堂之宸翰列聖相繼重於此矣

唐天策府學士北門學士

天策府學士與北門學士後世榮之謂李唐文章之選無以復加以其觀之是二者出於非正之舉耳何則太宗為秦王之時而置十八學士使之更日直宿以議論政事者將以為奪嫡之舉也武后當高宗之朝而置北門學士使之參決表疏以分丞相之權者將以為簒國之舉也然則預此選於一時者豈可盡以為榮哉林少穎通鑑唐史論

## 唐不當有私人之目內相之稱

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親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從武氏者內寵無厭又聚華藻輕薄之人於北門而中宗至以宮婢主文柄上官氏是何足法者不必遠稽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正觀則所損益可知矣胡氏管見

## 唐翰苑之官

翰林之設其任重矣雖容金鑾優游鳳閣密勿議論取重當時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太宗之時名儒學士召以草制名號未立乾封以後則有北門學士之稱載之信史蓋以班班可考矣元宗之興首重是選始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制文章又以為未也則有翰林供奉之名自是又易供奉以為學士專掌內命一何榮哉其後選用益親而以內相目之然則翰林之職自元宗始為之而古無有也雖足以詭一

時之盛柰何元宗任用不篤沉溺燕安終使禍亂並興不可救藥雖設是職果何補於治道哉厥後憲宗又置學士承旨德宗擢陸贄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亦以李德裕而為之凡號令典冊皆更其手亦由明皇始重此職故後裔得舊貫以仍之也 東萊唐傳議

## 唐置翰林反與釋老伎術之徒雜處

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執技以事上下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章之士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 范祖禹傳議

## 唐與宋學士舍人之職有所區別

舍人學士之選自唐以來寔為儒者之盛事唐人謂之西掖北門之榮于今舍人為文章之盛選學士為天子之私人嘗切疑之今人與給事中預聞兩省事押僉書黃封還詞頭皆以駁正為職然舍人獨草勑何也夫芒勑既有舍人而降詔付中書施行又須學士則是詔命可得而

私也其可乎○熙寧初學士王禹稱不肯草制以為失職乃命知制誥
蘇子章敕代絲綸皆王命也而區別如此必有謂焉陳彦群兩漢博議

## 漢唐宋代言之官

成周建官之法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
則策命之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大抵理會
黜陟等事未嘗理會文章至漢時凡有制詔則以掌書掌之武帝與進
南王爭能每與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自後從事文章
改尚書令為中書謁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事唐人置一項人為待詔
翰林院百工伎藝皆居焉其後天子尊重文章而有翰林學士之設親
近人主權亞丞相惟冊皇后太子翰林學士則作制誥○宋翰林學士
知內知制誥知外同上

## 唐宋翰苑之官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
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

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詔之禮惟學
士宣召盖學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
以其通禁庭也沈存中筆談

宋朝翰林

玉堂森嚴金鑾深邃此非清華之選乎郭贇之乏時望可以掌制誥而
不可以入翰林夫均之為兩制也而内制重於外制以此知其選也嘗
即宋朝記録考之自建隆至熈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
十一自建炎至淳熈在翰苑者七十六而入端揆者凡八祖宗之法兩
府闕人取之兩制其選何如耶然祖宗選人不專文藝和聯眸子之眊
無與於文也而不之用王著使酒難近無與於文也而不用之用畢士
安而不用張泊泊非文不足也行不足也用竇儀而不用杜韓韓非文
不足也而行不足也盖學士之職備顧問司典誥清切貴重非他官比
故累朝遇之頗異焉寵以四字之佳名榮以七事之殊禮錫以七言之
聖製或賜鵰錦袍或賜金蓮炬或索冠帶而後見或以御朝服為愧當

時之膺是選者非文行兼著之趙安仁則文學兼有之司馬光非詞筆俱優長之彰大年則文章典雅之方平文人才士彬彬疊出何其盛也又有盛於此者冊后之舉富貴可立俟也揚億不奉詔丁謂之留權要所當奉也而劉筠不奉詔嗟夫外制之封還國朝之盛事而今也內制亦然君子因是為之三詠三嘆

### 宋太宗嘗幸玉堂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窻櫺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窻櫺引燭入照之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沈存中筆談

## 給舍

### 漢王嘉封還董賢除官詔書

漢世董賢之益封其不可明矣而王嘉封還詔書適忤其君之盛怒卒

不得其死然班孟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嗟夫道固不可磨而

危殆矣何卹嘉以區區一簣障江河固無補於事之萬一而後世以嘉

為法名器得以不濫非嘉之力歟 東萊文集

**漢魏置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唐異**

漢宜置給事中特居中以備顧問而唐使之掌封還之任魏置中書舍

人特掌呈奏案章而唐使之制敕既行有誤得以䟦正 陳傅良

**同前**

給事中在漢為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奏抄塗竄詔敕之不

使蓋掌其事者凡四人中書舍人在魏掌呈奏案章至唐屬之中書省

使之參議表章起草進畫盖庇其職者凡六人 陳秘書試館職策

**唐人封駁之職**

唐自袁高爭盧杞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許孟容一日論駁而四

方想聞其風采則封還繳駁之任不可無其人 陳中書傳寫 ○唐自來俊臣

之事給事中僅出己意以正救其失而旋即貶逐其後舍人草制第為

美詞則職雖存而不復行其職矣任寺簿一鶚。鄭注之相李㪺顯倡欲壞其麻而史臣以排寵救危盛稱其賢同上。李藩之塗敕而吏至駭愕以求改則唐人立法使之塗竄詔敕特虛文矣同上

**給事中非專判機務翰林非專備顧問中書舍人非專掌外制**

給事中之為職豈獨判機務掌文書也必曰詔令有不便許其糾駁古之人有為之者批御制敕而不以為疑幸而瑣闥有斯人也能容之乎翰林內相之為職豈獨備顧問起草起畫也詔令有不善聽其改作古人之有為之者深辭罪己以感動四方幸而北扉有斯人也能用之乎中書舍人之為職豈獨頒宣外制潤色王言也詞令有不合聽其繳納古之人有為之者詔旨數下而迄不肯出一辭幸而西掖有斯人也能進之乎李賢良原文集

**宋給舍**

公孫升有言法度命令差失過當給舍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追救於已行梁公燾之誥張問亦曰朝廷命令失當初則舍人繳納中

則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諫官御史乃論之嗚呼至哉斯言夫給舍主封駁臺諫主論列二者其職均也而有先後焉蓋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奪之也難此給舍之職所以為尤重也宋朝淳化中命魏庠樂成務知給事制勑有未便者許之封駁未幾以其職隷之通進銀臺二司故詔按張永德張泳封還之勑出唐介何剡封還之然此皆給事之職也給事之封駁在唐世已然矣而未聞有中書之封駁者雖曰表高不草盧杞制然高亦給事也白居易封還四刺史詞頭居易固中舍也然史所不錄也雖有之亦間見也蓋自康定間遂國夫人之命富公弼當制封還詞頭舍人之封還昉乎此矣至其後也胡宿援弼之事而駁楊懷敏歐陽脩援制之例而駁張可之蓋自是而後其職與給事均矣切嘗攷之葉祖洽以舍人主讀為廢職事曾肇以舍人主讀為隳官制夫封駁審讀均之為給事職也舍人封駁不曰侵官舍人審讀則曰越職何也有心於規正無心於將順此古人之深意也故呂誨黜命直送其家韓維有言安燾除命直下吏部劉摯有言呂公著之除侍

卽當也告命不經書讀史之誤也而范純仁亦言之范純仁之除兩府
當也告命不經書讀史爲壽故也而蘇轍亦言之先正之意可知矣范
祖禹之堅於執奏辭忠孝之不肯稟議熙寧三舍人之所守如一吁何
其盛哉粤自崇寧姦臣自作威福恐人之議已以御筆付有司且重之
以大不恭之罰自是結之者過半矣聖明中興率循舊章批降御筆必
經給舍下無隱情上有外令隆興之責以繳駁乾道之許以批勅其謹
重詔令開廣言路雖自聖意亦家法也

羣書考索卷之三十四

續集

# 群書考索卷三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刋行
訓導袁　賓　校正

○官制門

漢館閣

漢石渠石室延　閣廣内蘭臺麒麟天禄之屬皆在内禁

杜佑云漢凡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内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禄二閣藏之於内禁及考三輔舊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則石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七閣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則延閣廣内皆為禁中之藏明矣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秘府書稍充集成帝復求遺書於天下輯群書總之而為七閣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是以漢之秘書多在於天禄非大夫侍中不預此選劉向光禄太夫劉歆侍中揚雄以大夫校

書天祿閣而石渠則為諸儒講論五經之列而以博士處之蘭臺石室則在殿中而為史官著述之所蘭臺掌圖籍秘書通典云漢中丞在殿中有石室藏秘書圖讖之屬司馬遷為太史令紬石室書而明帝亦以班固為蘭臺令按光武本紀及諸傳紀通典又云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當時文學之士使校讎於天下故漢之校書講從備史三者皆處於內禁其大畧可睹矣東萊文集

## 漢魏晉唐館閣之職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集於庠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唐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舊江左貴遊之選始以卒江陵虞求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為用者其在茲權德輿秘書郎壁記

## 唐館閣

唐中宗以術士為秘書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蓋聖人命官必得其人以居之然後為重苟非其人而授之何足道哉太宗之世以祕監而命魏證虞世南顔師古則祕書之官安得而不重中宗以術士鄭普思為之則其官安得而不輕 林火韻 唐史論

宋館閣

宋朝

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此言館閣之貴也故兩府闕人取之館閣館閣其育材之地歟真宗朝出於館臺者必為卿相其不至卿相而為名臣者不可悉數其職任不輕也嘗攷祖宗之制三館創於興國祕閣創於端拱儲積富矣崇文之籍祕閣之書寵榮多矣有直館有直院有祕閣有校理校勘員職備矣官制之行併其職於祕書省元祐復之紹聖罷之宣和又復之中興以來隨罷隨復此其建置之制也而取人之路凡三焉進士高科一也大臣論薦二也歲月酬勞三也舊制進士三人以上及制科及第者一任即試進士第四五者二任治平以

來進士第一人制科第三等加之兩任餘不與試至于熈寧則不復試矣舊制兩府初除各舉三兩人即與召試治平以來大臣所舉籍之於簿俟其有闕方與點試至于熈寧則不復試矣此猶未足慮也館閣華選本育英才而使膏粱子弟育焉此固可慮也而猶未足深慮也得一魯宗道則不肯以處子弟矣得一呂公著則雖召試且不屑就矣所可深慮者其惟貼職乎祖宗朝縉紳宿望治效顯著欲示優恩故令貼職元豐罷直院直館而有直閣所以存者為貼職也元祐初館職雖復貼職尤繁故寖輕其選迨至政和弊濫之甚

## 宋三館祕閣四處藏書

前世藏書分隷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百人以黃紙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輙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沈存中筆談）

## 宋有龍圖閣祕書監崇文院國子監

况今歷代墳籍畧無亡逸内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祕書監崇文院之列
三館國子監之印摹書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文粹序

宋置昭文集賢史館祕閣之異名

祕閣之設其来久矣晉宋已還皆有其號惟宋朝所以建閣之制實因於漢唐漢有天禄石渠蘭臺金馬與夫承明著作之庭又有東觀亦列禁中命名雖殊而所以崇文之意一也宋因之故有昭文集史賢祕閣之號盖取諸此有唐太宗始命十八學士更直閣下夜分論藝有補於治宋因之故有校理著作祕書正字之異職盖取諸此盖五代之後三館雖存而湫隘喧囂僅庇風雨惟宋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銳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車駕臨觀喟然嘆曰若此之弊烏足以待天下賢俊遂命有司度地畀龍門左督工經營棟宇之制煥然一新三年畢工乃錫名曰崇文又發明詔求遺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凡先聖墨迹與夫古史圖畫不數載間充祕書府端拱元年又即其中堂建祕閣飛白二字以光其名車駕臨幸喜形于天顔至徽宗即位之二年乃詔将

許監更加脩營興工於建中靖國之冬昭文集賢史館之異相為環列所謂祕閣者實總其中而昭文書庫列於東廊集賢書庫列於南端史館書庫列於西序乃以崇寧元年告成王巖叟重脩祕閣記

## 宋館閣職任之濫

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遴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為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細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近年以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秦淮海文集

## 同前

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為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同上

## 宋館職不輕於授人人亦不敢輕進

宋自孟蜀既平圖籍之入于內府者不可勝計校讐之選皆世之聞人廬陵歐陽公嘗曰館閣儲材之地也請益重其選公非易夫人也慮其濫而授則人將濫而進金陵王公嘗召試館職矣力辭而不就公非矯夫俗也慮其例而得則人必例而求東萊文集

**宋館閣多為貼職**三館昭文集賢史館也有學士有脩撰諸閣龍圖天章寶文之類有學士有直學士待制皆有職掌官制行始為貼職其職隷秘書

宋舊制惟觀文資政端明殿學士無官守職掌並以寵大臣之去位者其他三館諸閣雖曰職名實有職守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官制行薦試之法不立校讐之職無與劉公摯有不察流品之戒王公巖叟有車載斗量之誚蔡京復增其目而置脩撰之虛名凡六等於是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職名寡少不足以延多士增置貼職凡九資今後依此遷授自此而寖矣蔡攸方以此夸京之長見於國史外補謚父攘平又從而文之是可悲矣職名祖宗以來重之以集賢殿脩撰後改右文與直龍圖閣直秘閣分為三等政和中二浙福建諸路監司郡守往往交通內官多以應奉有勞遷職遂有未嘗朝覲天子忽為待制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六年因增其目置脩撰與舊為三等曰集英殿脩

撰右文殿修撰秘閣修撰直閣與舊為六等曰直龍圖閣章閣寶文閣
顯謨徽猷秘閣朝廷除授自此寖矣舊貼職無雜壓至是增置雜壓於
是詔謂云云此祭
國史外補新義

## 秘書總論

本繫監省以與館閣有沿革故特附于此

宋太平興國中始建三館及端拱初復置秘書閣擇三館書籍藏之皆
在崇文院然秘書官本為寄禄至元豐則有實職三館本有職掌至元
豐則為帖職由改制之始以崇文院為秘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
事歸秘書故也以彼易此朝三暮四猶未害也至於館職之與秘書皆
為虛名則甚害也夫秘書之設即周之大史小史外史漢之天祿東觀
唐之蘭臺麟閣也自劉向揚雄馬融以來世有校讐撰述今其書具存
不徒辨九流七畧守中經四部而已也元豐既以秘書代館職則自監
少丞郎至于正字其屬有五迨今居是職者復無異於寄禄豈今之學
與古異耶職畧云元豐以著作郎林希為大著著作佐郎豐稷為小著
皆一時選豈盡取一時有用之文士而置之無用之地耶

## 紹興重建秘書省

紹興之間十三年十一月建十四年一月成重建祕書省右文殿居中列四庫於殿前祕閣居後石渠次之道山堂又次之著作庭居後宸翰殿閣二牌是歲七月丙子車駕臨幸焉詞月要錄

## 史館

### 史館總論

宋史館又謂之國史院有判館事有脩撰官此常職也宰相監脩朝官脩撰京官檢討此常制也仁宗天聖中脩真宗史宰相提舉執政脩史參脩殿學閣學同脩三館祕閣校理編脩重其事也元豐紹聖國史悉隸祕書而脩史則以別曹翰學為之同脩則以侍郎為之由館閣盡為帖職故史局無定所脩史無定員也東坡詩嘗有盡掃舊巢痕之句自嘆嘗為館閣之職至是舊迹一掃而空也故凡元豐紹聖大臣所以為是紛更者無非顧慮脩史者或紕新法官制之非是於是擇其同己者用之而異己者即擯之爾於是蔡京為左史蔡卞為右史元豐則起居注非其實矣又以林希為大著豐稷為小著則著作失其真矣坡詩又云揭

来東觀弄丹青聊借舊史誅姦發諛亦微寓其思昔之意焉夫天子不
觀史古道也唐自李林甫置史館於禁中姚璹請撰時政記以進御而
宋遂沿襲以為故事天子不能無觀史之失矣夫日記起居則為起居
注月記時政則為時政記排次起居時政則謂之日曆總集日曆則為
一朝實録積集累朝實録則為一代全史今也起居郎舍人之職不侍
左右固無以知言動之實而時政進御宰臣監脩又從而遷就焉作宋
一經果何所據而為之雖然中興以來即祕書省復建史館以脩神宗
哲宗實録乾道中改脩蔡攸所編宋會要重編入熙寧中事於是熙豐
元祐紹聖之所因革治亂興亡之所由繫炳然在眼不啻丹青彼欺君
者亦徒為是紛更而已外有玉局所繫編年以紀帝系及夫政令之因革為玉牒熙寧中於三班院置局元豐以隸宗正寺又有拔令所編序敕令格式乾道中亦復刪削建炎已前抵括號為詳定一司有刪定官

唐世崇尚史官故史官記事㝡詳

臣切考唐正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
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使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録於

前史官隨之叉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𨽻是事之機要言之微容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冊昭示將來明主賢臣之事罔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於正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采勲績治効必可法於後世而當時崇尚史官載録如此繇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六此史官之不可不如故事也石公弼大觀三年為起居郎上徽宗

古者史官皆世掌與久任今史官亟拜亟罷

古者史官皆世掌故司馬談之後則有司馬遷班彪之後則有班固如楊子雲亦是司馬遷之甥故最為通史其時史官韋述掌圖書四十年任史官二十三年劉知幾三十年蔣義二十年蓋作史不可造次須是有傳授熏識得他本末方可說必當久任今之史院編脩與史實録玉牒等官往往亟拜亟罷着作未成不免棄去故作史不出一人之手本末易以失序多所幸畏要不若久任之善也東萊呂氏博議

唐韋述呂是史才不比春秋時史官忠義

韋述只是史才其爲人亦止以一史自是故祿山之亂獨抱國史藏南山他意思只道職於作史故抱史以往更不思量自身已上事至於臨陷賊汚僞官卒以貶故不食而死若是春秋時人如董狐於趙盾弑君事書法不隱齊崔氏之事書而死者三人南史執簡而往聞已書而退如此等人只是寧可死節不肯自屈韋述只知抱史豈知節義者使董狐諸公處此則祿山之事必將直書於策矣 同上

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

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稱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之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備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

龍溪汪內翰文集

宋史官脩撰多簡畧遺失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宋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来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然其弊在於脩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脩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重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秖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云云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脩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及之 歐陽脩上仁宗

寺監

寺監六典之制

漢有寺監無六典唐有六典無寺監宋兼之而事皆重複既設尚書六曹於上使百司有所統屬又置寺監於下而百司復得分隸故六曹之事裁決已定上飜行於寺監寺監所受聽其符報諸司並無可否於其間而空有稽留之弊曷若使六曹文符直抵諸司何其簡且便也

文公

寺監總論

周典三孤與六卿合而為九卿秦漢以來三公三省之任也入座六部已不足以況之矣是豈九寺之卿之比耶即今揆古六部已冗於周而況於寺監乎國初寺監猶為寄禄至元豐而備官至崇觀宣政而濫矣中興併省以光禄鴻臚歸禮部以衛尉歸兵部以太僕歸駕部是九寺止存其五也以少府入將作太府以殿中内侍入内侍省以都水歸水部是七監止存其三也祕書不繫監司天改為局以此集事猶覺擾鬧雖悉併于六部可也梁武帝方循漢制增為十二卿而有春夏秋冬之名是果非觀

美之具耶今九寺止存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以入禮刑戶部亦可耳今二監止存國子將作軍器以入工部亦可也然太常大理自漢以來多與禮部刑部兼存者禮刑事重體大故中興獨不併省也

## 唐世建官之繁

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屬有侍郎有郎中有員外郎然則何所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大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良醞禮部之膳部也衛尉掌軍器儀伏帳幙兵部之庫部也太僕兵部之駕部廷尉刑部也而其餘四監以禮兵一部隷之亦可也東萊議論

## 唐世置使之贅

官制之濫未有如唐之甚也六官周制也九卿漢制也漢雖不如古其一代制度猶可言者唐之職官曰省曰部曰臺曰寺曰監河如是其多也六部擬周而作也九寺五監復兼漢而用之其為美觀乎抑求備於周漢乎戶部司徒也而司農太府則一司徒而三之也禮部宗伯也而

太常鴻臚宗正祕書監則一宗伯而四之也工部司空也而少監將作軍器都水監則一司空而五之也刑部理刑而大理寺復理刑兵部主兵而六軍十六衛復主兵吏部一職僅免重複之弊內而知銓外而選補使則其職亦不專矣若夫光祿衛尉皆非漢之舊殿中省既設則與夫太僕者皆可併矣籍曰六部所以舉其要而寺監所以分其目則二十四司果何為者綱紀既煩文移必滯將有所不行其在當時已病於不振於是皇華四出而百司庾府遂為養賢之地矣始中外財賦之入戶部主之既而移於判度支未幾租庸鹽鐵轉運之使出則太府不得知其數比部不得覆其出入而戶部為具員矣中外監牧之任太僕主之既而移於殿中省未幾內飛龍閑廐之使出則尚乘不得預其車監牧不得攷其籍而太僕為具員矣以至館驛有使則駕部廢祠部有使則祠部廢出納有使則庫部廢禮儀有使則禮部廢織而至宮苑鑄錢木炭之屬皆銜命而出則向之所謂省簿寺監不幾於贅員乎當是之時自內而一司外而列郡無慮皆領於使矣呂士瞻官制要論

## 六院四轄 倉場庫務附

六部之外有寺監其間不能無冗員故中興以来多從併省然寺監之外有所謂院轄者獨無所損何也蓋以治財用者居其半也是故六院之有糧料審計四轄之有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場左藏庫皆為財也其可省者檢院鼓院有名無實進奏官誥文思不無冗員而已而徒惟是院轄之外又有所謂封椿庫編估打套局惠民藥局酒庫酒稅務省倉豐儲倉草料場排岸司無非為財也其可省者車輅騏驥院御前軍器所與駕部庫部軍器監不無重複而已然則當今之有院轄倉場庫務有所不可省者大抵皆為財而財之所給大抵皆為兵其次為官殆不可不推原其故也

## 宗司 諸王宮官親王

宗正古官而寺與司分置自宋朝始方今宗寺掌宗廟陵寢專以纂脩譜牒圖籍為職宗司則糾叙皇族而睦之違則糾之名同而所掌異其實皆周官小宗伯之職爾自元豐改制始不隸六曹此其離合因革之

槩也至於宋朝之制王宮宮屬有翊善講讀之官（直講贊讀 記室教授）宗司內外則教訓糾舉之令凡在仕版不為相不為將其屬親地近者尊以虛名享以秩祿而已是固無凌轢王室之變矣然靖康之變亦乏維城屏翰之助者事不兩立故應如此（宋非趙氏不王故朞親封王而屬尊者封郡王皇子出閤亦封郡王納妃外第則封真王然皆虛名也異姓惟趙普元勳曹彬潘美以女若孫為后故皆封王然亦虛名也故相未有封王者蔡京以紹述而封荊公為舒王何執中為清源王又贈韓魏公為魏王以塞朝論而童貫亦封王王黼亦濫矣）

## 國子監

（本槩五監今以類相從）

熈豐改制不難知也有生於無實轉為虛不遵古意惟務美名此其志也夫國之有學自堯舜以來莫之能易也宋朝國子監粗容春秋釋奠而大學猶未嘗建然有判監事有直講官天子臨幸師儒講經實意存焉熈寧初詔用經術取士廣闢黌舍分為三學元豐正名復置國子監掌三學之政令崇寧立辟雍以三舍之法而考選其名則美其實則非者蓋先之以三經之義天下惟知尚同申之以三舍之選天下惟知字學甚至以舒王配食孔顏復令士女從觀塑象六經於是乎掃地矣

續集三十五卷終

# 群書考索卷三十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教諭譚　璋　校正

○官制門

臺諫

**臺官總論**（御史大夫不除 中丞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御史知雜臺官 裏行臺撿法）

周官宗伯有御史掌贊書法令秦以御史監郡故有監察之名（見漢百官表曰監察御史）漢初以御史糾不如儀者所職與周異矣自是以來曰烏臺曰霜臺曰憲臺無非彈擊之任宋初臺諫皆以他官兼領（本職則為兼官階官）諫官至神宗元豐三年始有實職惟臺官自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已見於此時故其後孔道輔賈昌朝杜衍趙槩張昇張方平呂誨皆為中丞（道輔論廢郭后事昌言劾林瑀附會易卦宰相以下皆畏之槩非治體不言昇方平知無不言誨劾王安石十事）孫抃趙抃范純仁呂大防（英宗朝）皆為殿中侍御史桑慥鞠詠李

紘張錫皆為監察御史（孫不作識面臺官趙鐵面䟦有志行詠欲褒錢惟演命相制紘諫仁宗召伶人錫論丁謂不宜徙內地）是所謂振職不撓風采肅然者得非祖宗風正紀綱之司涵養直臣之氣而然乎熙寧中王安石乃以選人李定為察官凡六察所言行於有司而不行於二府（元豐四年宇文昌論此弊）崇觀大臣欲其便已南臺御史不言事而惟六察言事至今以為當然者蓋依祖宗之法也曾不知此王安石蔡京之私意而祖宗之法本不爾也嗚呼安石作俑始於斜天下之口而終於稔夷狄之禍尚可以為法哉

**諫官總論**（諫議大夫大坡 司諫小坡 正言彼坡）

事有似易而實難者聽言從諫是也王安石在臺諫侍從時常稱唐太宗令宰相入閣諫官隨之最切於治道既為執政有請舉而行之者（諫職）（孫莘老 李公擇）安石乃有益兩參政之語志在變法處諫官之侵駁也推是心已從能言而不能行者可勝言哉已且不能行其言何以責難於其君哉夫宋初諫官未有實職其以他官兼者謂之知諫院故魯宗道歐陽脩余靖蔡襄皆為諫官司馬光呂誨並知諫院言論風采震聳一時者

皆自宸選也凞豐正名諫官雖有實職而乃隸中書門下省自是呂惠卿鄧潤甫皆不歷郎中員外而徑為諫議是乃荆公搏擊之具耳何以責其振職哉故嘗為之說曰臺諫所以正君律臣也不曲不阿真臺諫也次則示人君喜怒之私下則為大臣鷹擊狗獵之具正謂是也荆公未顯時又嘗上田正言書曰今聯諫官朝中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顧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以起民之疾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豈意荆公得時行道乃身為民疾國疵也身不能蹇蹇如上書時乃教人蹇蹇如對策時書云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為艱哉斯荆公之謂矣仁宗時因田況論諫官王素歐陽脩蔡襄知諫院而不得綴兩省班於禮未便遂詔諫官日赴內朝夫仁宗既行唐制孫華老等又欲舉行於神宗時而荆公不從此必荆公復抑遏之耳非此制不存也見亦放談

古者諫官無定員後世諫官有常職

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後世諫官有常職而言路彌塞古者工誦箴諫則百工得以諫也瞽誦詩諫則矇瞽得以諫也公卿比諫則凡在朝者得以諫也士傳言諫則庶士得以諫也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

市則庶人商賈亦得以諫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於士庶商賈百工之賤莫不皆得以諫是舉天下皆諫諍者也固不待處諫官之職然後即取以為諫也豈非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歟後世不然立諫官之職將以求諫而不知諫諍之路反由此而塞夫何故諫議大夫此所謂諫官者也拾遺補闕此所謂諫官者也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不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乎為拾遺補闕者可得而諫乎蓋謂之諫官則以諫諍為職諫官既以諫諍為職則不居此職者皆不得而諫也有所諫則曰侵官有所諫則曰犯分語及天子者則曰指斥乘輿言關廊廟者則曰誹謗朝政所以然者蓋由諫官之有定職故也陳伯厚唐史。

### 諫官御史其職各異

諫官御史雖俱為言責之臣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故君有過舉則諫官奏牘臣有違法則御史封章今使諫官同糾察則為侵官御史與獻替則為犯分。別諫官之職正御史之任獻替之事則付之諫官糾察之事則付之御史選待重方正適

時變而敦大體者以為諫議大夫擇嚴威剛直識故事而知國體者以為御史中丞朝廷之上法令有未全教化有未備禮樂有未備號令有未明論議有未決更張有未當陰陽之有災眚天地之有變怪人主有喜以過予怒以過奪則當責諫官而使之言其失搢紳之中有奸邪不正有驕修自遂有諂佞以奉上有詭戾以亂聽有豪強之弄法有佞倖之盜權有貪汙而廉耻不脩有欺詐而忠信不飾大臣中立而顧望小臣弛慢而墮職則當責御史而陳之以彈其罪並司馬摘文

臺諫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

欲擇其人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何則有威望者雖終日不言而人自稽服無威望者雖日露百章而人益不畏蓋剛毅之志骨鯁之操素不熟於人心徒侯搏擊之權欲以震肅群臣清正中外則恐紀綱未振而怨謗先興也今路有伏虎而人懷憂虞門有跳狼而人不畏避豈不以牙爪之利素不足以取畏於人耶若汲長孺在位而淮南自寢逆謀蓋寬饒見用而中外莫敢犯禁宣秉務舉大綱而百寮歛憚實泰無多

糾舉而群下畏懼此四人者素有忠烈足以鎮壓朝廷矣

**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

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高天寶中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以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各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吕本黃鍾之宮 文粹李華御史中丞壁記

**御史府尊則天子尊**

御史府為朝廷綱紀之職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切息注萬目於五曹五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為内朝則糾紛十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正云云吾府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奸臣賊子而不滅也奸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 舒元輿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御史過於宰相翰林

仕宦有三榮秉鈞當軸宅揆代工坐廟堂以進退百官為宰相之榮瀛州妙選金鑾召對代天子絲綸之命為翰苑之榮烏府深嚴豸冠威肅得以振紀綱而警風采為御史之榮就是三者而輕重之則御史之榮為尤甚何者言關乘輿天子改容事屬廊廟宰相待罪則權之所在不特進退百官而已也雖宰相之重其何以及此赤棒所指不問尊卑白簡前立奸回氣攝則天子耳目之所及者為甚廣不止絲綸之代而已也雖翰苑之貴其何以及此是故前輩論縉紳之榮貴者則曰大丈夫不為宰相必為翰林不為翰林必為御史而愚獨以御史為過於宰相翰林者以權重而職嚴也 詩奏狀 元謝淶

周以保氏諫王漢因設諫官周以御史贊命漢用司糾察

有制同乎古而乃不得以行其職者矣亦有制異乎古而乃得以行其職者矣自周人以保氏諫王而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官此名異而其制同者也周以御史掌贊王命而漢人分之以司糾察之任此名同而

其制異者也在寺簿一鴉

漢言路有限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而大夫佐丞相兼統萬機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總御史員四十有五秩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百官章奏而其三十八則留御史府治事凡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監察御史也至于大夫則有諫大夫光祿大夫官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居常議論如蕭望之部按延壽之驕恣嚴延年劾奏霍光之廢立皆以御史也劉向戒外戚之竊柄龔勝爭孫寶之繫獄皆以大夫也其為制初亦善矣然古者誦詩傳言各以其職上進於君而下至百工執事以諫初未嘗有出位離局之責漢之御史與大夫固以助天子之耳目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觀鄭昌誦蓋寬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然後得言天下之事而職非諫諍者其不為越職可乎自是而後其職益分因御史而置兩臺專以糾臣鄰之邪佞因大夫而有諫者專以審

人主之愆繆官屬莫備於唐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所拘故愚以為人君之設諫員孰若各使天下皆得以盡言而無擇者乎

漢不獨諫官得言事

漢家議事每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二千石既有會議亦何所不預此是漢家開闢言路上自公卿下至博士議郎人人得口衡清議不必官以諫為名而後得言事

漢初中丞得行其權其後不得舉其職

漢御史中丞乃御史大夫屬官執法殿中糾察百僚凡刺史郡國二千石天子有所詰問下中丞問狀自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其職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漢初中丞在殿中蘭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是時尚書諸吏等官未置所謂親近天子而疎決內外以助人主聽斷者推此一人而已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於是始置中書居中受事後百官志及石顯傳又置諸吏居中舉不

法（百官表）又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之官不得居中制事特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杜周咸宣是也中丞之權既分則内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職皆弛而不振是以武帝末年公卿守令多為奸猾而皆不能制於是内置司直司隸外置繡衣直指皆尊其禄重其權使之持節擊斷於中都郡縣之間猶不能勝蓋不知中丞之職廢而刺史奏尚書事多壅蔽故侍御史部刺史皆不得舉其職耳宣帝懲武帝末年遣使縱横之弊一切罷之復還漢初之制令丞相遣掾史按事郡國（魏相傳）每事奏上丞相一一為披陳之雖刺史亦不廢但丞相史之上尤專是以政事脩舉而内外咸稱其職然猶不知復中丞之權及元帝時石顯用事而丞相之權去雖時遣刺史亦無益於治（于定國）刺史奏事京師皆為石顯壅蔽於是陳咸為刺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内執法殿中欲申行總顯郡刺史奏事之職（陳万年傳）卒為石顯所排以此見中丞之職久廢而移於中書一旦欲舉之難矣（注云云）成帝欲罷中尚書之職（成帝用士人復故後志）是時薛宣為中丞於

是舉奏刺史二千石所貶退黜進白黑分明則中丞居職其效如此是

以繼此之後部刺史之權亦行於外如薛宣所奏其任頗已振矣陳彥卿醇

漢博議

至漢武始置諫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已來始置官以

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溫公文

漢宣帝不當出諫官為郡守

御史天子之耳目也必得剛正之士而為之蓋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

宮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溪自而察之於是設為耳目之官

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

也宣帝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師非不美也而望

之上疏且以出諫官以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

不知過失以是知霜臺之選不容少緩宣帝拳拳於是者以未為知大

體也東萊博議

漢唐之世御史得人其後所任非人

故必得鐵石肝腸鷹鸇操行者然後可以任是責不然則軟熟依違緘默退縮而胸中耿耿者不立何以砥礪乎百僚必得志懷秋霜忠貫白日者然後可以貫是寄不然則詭隨畏避蒙蔽在我無特操何以彈擊乎姦佞在漢之世臺諫有人則如卜式之長者望之之剛直而慰民望推原其故則漢之君有以致之也班列會同專席而坐驄馬見避京師畏懼為漢之御史者若此其重孰謂懷詐事君人人如張湯乎在唐之世臺諫有人則如楙範之規拂蕭瑀之剛介王義方之抵觸姦人溫造之威望稱職皆可以折姦臣而隆國勢推原其故則唐之君有以致之也遊獵抗諫每為動色皂鵰猶擊輒加假借為唐之御史者若此其重孰謂告訐獲寵人人如權萬紀乎。元成以後御史之職猶前日也陳中丞劾齒石顯抗章力爭自翟方進一用而憲司始為備員王氏姦心傾露日懷染冎之醜賢愚共知而無敢一言其失故醞釀異日之變元宗末年御史之職亦猶前日周監察以彈劾得罪王拱以貢奉獲寵忠

肝義膽無復一毫凜凜林甫國忠姦寵百出聽其驕縱而無所摧折其鋒所以養成胡雛之亂君子所以為漢唐不滿者以終始而二之也謝藻

漢唐諫官至多宋與今日不及

漢法大夫無員多至十數人唐自諫長至遺補二十人宋朝天禧始創六員之制而慶曆四諫尤為著稱比年以來諫貟寂寥僅止一員以為省官歟則閑慢曹局率皆備官以為無事可言歟則今日可言之事必不少於祖宗時特懷私之臣畏忌人言是以因循虛而不補耳鄭湜奏劄

唐臺諫是二職臺官僕射左右丞劾之

人有常言皆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舉目不同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專以諫諍天子為職而御史臺自為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故舒元褒劾御史溫造恚補闕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帝為之詔臺官供奉先後行蓋御史為臺官諫官為供奉官也陸長源曰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臣須孜孜嫉妬之人李華序崔孝公文集云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嫉妬忿佞除侍御史直

躬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史是臺諫之分也然諫官以嬰鱗為難其所上封事不過諫國利害初無風憲彈糾之重殆類清而不要者故元次公作竊婢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是直諫議為冗官也陽城為諫議大夫不肎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譏之于時諫官無權亦不難譏也一旦罷陸贄相裴延齡城乃以諫顯蓋諫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失入為君之過是不當肎肎於其餘也其御史臺雖以嚴憚然而尚書左僕射左右丞劾其糾舉不當故魏謩劾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以房元齡太宗為之徙萬紀而免仁發夫已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此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所言而責隨之未聽其所言而無敢議者也若晉傅咸奏云司隸中丞得劾太子而不得劾尚書臣所未諭朝廷無以易之然按漢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劾兩司隸及唐典尚書左僕射丞專劾御史以此參致則晉中書不劾尚書正其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其故故咸說得行歟

## 唐世諫官救君失於將然

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過也王介甫論諫官

**高宗習見太宗時諫官言事穆宗習見憲宗時諫官不諫**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使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夫高宗在位昏童固無足取而求諫之言如此豈非太宗導入使諫之風有以接於耳目使之視傚而然歟憲宗之時久無閤中論事者故穆元耳目所睹記不復知有納諫之事至於諫議大夫鄭覃崔鄲之徒當群臣入閤之際諫其宴樂畋遊之失乃甚訝之問宰相以為此輩何入雖曰穆宗之不明而貽謀之道無以使之視傚者實亦憲宗之過也少頴唐論

**睿宗護直臣恐為奸邪所噬**

朝廷而不長直臣之氣則其擊搏姦邪鮮有不為所噬者觀睿宗之言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則亦為姦慝所噬同前

**顏真卿嘗為臺官明皇不識其狀貌**

顏真卿嘗為監察御史矣又嘗遷殿中侍御史矣則是真卿固嘗在明皇左右也鯁直如真卿所言事如真卿且復為御史在明皇之左右則真卿之於明皇非不親且近也而明皇至不識其狀貌臨事見節乃始驚嘆則是明皇於平日任人之際蓋亦混然而已不復一舉目而為省察也陳伯亨唐史論斷

**肅宗時李勉劾管崇嗣憲宗時温造劾李祐**

管崇嗣嘗背闕而坐笑語諠縱為御史李勉所劾矣今於闕下復先至而馳是管崇嗣乃武夫崛起無禮於朝廷者也而肅宗必欲優容之豈以崇嗣嘗有功於國而固為之地耶以管崇嗣之功而遂至於背闕笑

語先至而懟則當時如李光弼郭子儀因當乘輿而登天子殿矣然是二人功愈高而志愈讓勢愈隆而身愈屈使人人皆如李郭尚何此法官彈治為誡憲宗時夏州節度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御史温造正衙彈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嗚呼温造真御史也其亦憲宗之剛明果斷者乎知守此則知肅宗之優容管崇嗣有以長功臣之驕有以蔑御史之體肅宗可謂一舉而兩失者也（陳自淳唐史論斷）

## 韓昌黎論陽城諫議不言政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云云愈應之曰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子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哉（昌黎之）異時陽諫議論國大事不如昌黎所云

唐世臺諫多為人所擠陷

為國果不可無人也國而無人則人主耳目閉塞而危亡至矣其始也大臣當國憚其不便於己而迫於公卿議之不可誣於是遷以美官而實奪之權若姚崇之遷李義是也其後也大臣固位恐其將發已私而公議有所不恤於是詭計而出之外州如張說之出崔沔是也而又有最巧者小人之欲排君子激之以其勢而使自相攻而小人初無與焉人主不知則適中其欲若李逢吉之欲去李紳乃除韓愈京兆尹特詔不臺參以激之是也又其甚也若李林甫專進諂諛之徒以蠱惑人主之心與大獄傾陷正人以塞人主之耳目公指立仗馬以諷近臣諫諍路絕而養成天寶之亂雖有正觀之制如無是制也 呂士瞻 制要

唐初御史權重其後權輕

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

唐世諫官事有闕失規正宋臺諫事未嘗始論列

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中書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勑以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下雖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 温公文集

今之正言即唐之拾遺

唐志云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今之正言則拾遺也品秩雖卑責任其重禮曰有犯無隱傳曰知無不為是以王者有過則犯顏而進諫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忌其或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興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或公忠之士濫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之者天下未見其能凡關損益合具奏陳誘之以厚利而不動臨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 劉隨為右正言上仁宗疏

宋朝最重言官

宋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東坡上神宗書

同前

祖宗慮不肖之壅蔽則許以風聞言事慮職事之或惰則給御實曆以錄彈奏欲其員之無闕也則詔以六員為定制欲其職之專舉也則詔以不兼職務凡所以假借臺臣而寵厲之若此其至與諫官為天子耳目之臣等則是朝廷紀綱之地皆得以論時政糾官邪也李宗議上神宗

宋百官皆得言事

天禧之前群臣百執事皆得言事不責於臺諫之官也近世臺諫得言事者三數人爾其餘皆不得論事天下是非皆取决於三數人者務為

則是非之論亦隨而移易矣此臺諫之弊不可不察

**古者無越職言事之禁**

司馬温公有言曰古者設諫鼓謗木詢于蒭蕘未聞有位于朝而以言事為職者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害天子深君九重何由得聞之哉

**不求識面御史**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公皆以風采稱於天下孫抃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於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爾

**觀望風采**

臺諫之設正欲逆折姦萌彈壓不肖之心於冥冥之中今乃拱默於未發之前而譊譊於已去之後若是則於言責乎何賴此康衡不擊石顯於方用而攻石顯於既逐所以見鄙於世也

宰相臺相為紀綱

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畧御史為股肱便利而耳目聾瞽從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股肱痿弱故仁祖時天下事一切委之執政大臣而群臣莫得與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如謂但道杜衍不可之類一日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過雖元老名儒為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秦少游

臺諫各得言事

唐制舍人主書行給事主封駁而宋朝各許之封駁唐制御史主彈劾諫官主諫諍而宋朝各許之諫諍是宋之待臺諫猶其待給舍也宋初官以定職實不親職故起諫院者方為諫官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其職也天禧之廣諫員明道之置諫院所以重其職也元豐正名散騎常侍不除而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其屬有司諫焉有正言焉而三者又分左右焉其職則規諫也諷諭也然此特諫臣職也所謂御史者何以哉宋初三員領以外任而不任風憲與國中任

風憲而不領言事至於天禧而六言事御史之官置矣至於聖曆而後言事御史之職舉矣不惟是之六察之置本於察官司也而廢國家大計察官司細過呂公著且言之專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之有二人之有言也而後前日之所謂察者又得以言矣昔月孝宗嘗命監察御史言事則曰今既分隷六察可許隨事詳奏至論諫臣行御史之事則欲其補遺不任糾劾嗚呼諫臣使之諫諍而不使之糾劾臺臣使之糾劾而又使之諫諍帝王之心何其重於責已以德於待人如此哉然臺諫之患敢於言人主而不敢言權臣昔歐陽公之告仁宗曰方今臺諫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歐陽此言為唐介設也傅堯俞亦言於晢宗曰諫官御史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傅公此言為張舜民設也使為人上者徒知容納臺諫以規其身不知容納臺諫以規其臣為臺諫者徒知以規諫為職而不敢以彈糾為事彼此相蒙無所可否此其患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累朝得人

聞之先正有趙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號鐵面御史四朝國史劉頵
為御史貶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語世因號之為鐵肝御
史王素在臺憲風力愈勁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孔道輔
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龎籍可謂天子御史也歐陽脩余
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余靖上疏
論救落職尹洙歐陽脩相繼抗疏亦得罪蔡襄作四賢一不肖之詩真
宗見田錫必莊嘗比之曰朕之汲黯也魯宗道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
彈疏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 經筵

### 侍讀侍講 附臺諫館閣制舉

官制有當更而不更者內外制是也有不當更而更者臺諫館閣制舉
是也宋置臺諫所以正君而律臣也王安石欲其便己也乃以察官下
察有司而不及二府以諫官隷中書門下而遍置私人於臺諫乎何用
經筵所以討論今昔也蔡確懼其有所言也乃以侍讀侍講為兼官而

不得以專其職以秩卑資淺者為説書而不得以抗夫尊於經筵乎何
取館閣（昭文集賢史館總屬崇文龍圖大章等閣皆有學士有待制）所以儲天下之英俊也王珪蔡
確慮其言改制之非是乃以學士待制之實職而為帖職於是乎館閣
為虛名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王呂（安石惠卿）疑其言新法之不便乃以
科舉之廷對而易制策於是乎制舉為虛設而其實則盡廢矣夫天下
之治亂安危於是四者孰得逾越而議之哉熙豐宣正大臣欲行周公
法度而先下商君之令以鉗天下之口循至正人悉謂之邪黨正言悉
第為邪等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若夫託圖書之神而造天書假周官
之文而助新法（呂惠卿）經筵之蠹莫大於此哀哉

群書考索卷三十六 畢

續集